

查韦斯的外交官女儿

出任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大使引争议

一个国际政治专业没毕业的学生,一个缺乏丰富外交工作经验的新鲜人,能被任命为一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,可能显得有点荒唐。可是,如果这人姓“查韦斯”的话,一切就不一样。日前,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女儿玛丽亚·加芙列拉·查韦斯,被现任总统马杜罗任命为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。此举招致激烈批评,并引发各种猜测。

本报记者 张文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编译



玛丽亚·加芙列拉·查韦斯(左)和马杜罗

“查韦斯”还住在总统府

自去年4月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,马杜罗至今没能住进总统官邸。在查韦斯的两个女儿罗莎·比希尼娅、玛丽亚·加芙列拉和儿子乌戈看来,总统官邸仿佛是父亲留下的遗产。这项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任命,或许可以将玛丽亚·加芙列拉“请出去”。查韦斯有过两段婚姻。第一任妻子为他生育了如今住在总统官邸的三个子女,小女儿罗斯尼

斯为第二任妻子所生。在这些儿女中,33岁的玛丽亚·加芙列拉最像查韦斯,也最受他喜爱。2002年,委内瑞拉发生政变。玛丽亚·加芙列拉是查韦斯召见的第一个人,她还获得查韦斯授意,向其国内外盟友传递口信。2004年,查韦斯第二段婚姻宣告结束。玛丽亚·加芙列拉承担起第一夫人的角色,随查韦斯出国访问,还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少许接待职责。2012年,查韦斯罹患癌

症,玛丽亚全程陪护。她向委内瑞拉民众说:“你们的爱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!我爱你们。”这些话感动了很多人。她被查韦斯亲切地称为“玛丽亚”,或者“我的玛丽亚”。有几次,查韦斯似乎暗示了玛丽亚·加芙列拉可能接班。一次他说,他更偏向于迎来一位女性接班人。然而,来势汹汹的癌症夺走了查韦斯的生命,也抹杀了让玛丽亚·加芙列拉接班的可能。

唯一资本是老爸

在支持者看来,查韦斯曾经是,也将继续是神。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一任市长的话说:“伟大指挥官在宇宙里,在天上,在地上,在人类和神灵中,在每个善良的男人和女人心中存活。”这种对查韦斯强烈的忠诚,被马杜罗政府积极推动。查韦斯的面孔在加拉加斯随处可见,出现的频率远超马杜罗。对于马杜罗来说,他的合法性来自于查韦斯的认定,在公众场合,马杜罗也以“查韦斯的儿子”自居。

查韦斯死后,马杜罗政府一直和他的家人和谐相处。玛丽亚·加芙列拉常常伴随马杜罗左右出现在国家级媒体上,在公众场合她也不遗余力地表达对马杜罗执政的支持。或许,这也正是马杜罗至今仍愿屈居于副总统居所里的原因。对玛丽亚·加芙列拉的任命,也引发了诸多不满。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学生中心宣布拒绝承认任命,认为她毫无学术成就或专业建树,没有资格

担任这个外交职务,她凭借的唯一资本就是从前总统查韦斯那里继承的姓氏。学生中心指出,现在如果没有政府关系就不可能进入外交部门,对于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尤其困难。公告称,外交部门已经腐化堕落。而玛丽亚·加芙列拉在中央大学并没有完成国际政治专业的学业,她最终毕业于玻利瓦尔大学社会传媒系。这是个查韦斯在2003年通过法令建立的公立学校。

缺乏工作经验?不要紧

实际上,除了担任非官方的第一夫人之外,玛丽亚·加芙列拉看起来缺乏任何工作经验。这当然不要紧。据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埃利亚斯·豪亚说,玛丽亚未来的角色是传递查韦斯“团结友爱的深刻思想”。她将被赋予参加会议、演讲,甚至代表委内瑞拉投票的权力,在名义上还要受到委内瑞拉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

治·瓦莱罗的监督。然而,对于玛丽亚·加芙列拉的任命,也有一些更腹黑的解释。在过去几个月中,她被指控在委内瑞拉经历严重的饥荒期间,从阿根廷进口的高价大米中获取非法收入。然而,执政党并没有同意反对派的要求,对这项涉嫌腐败的指控进行正式调查。这个外国职位,或许可以帮她逃

离公众关注,同时还可以证明她日常的花销来源于公职所得,更能给予她可能需要的外交或者议会豁免权。另一个猜测,是这可以帮助马杜罗政府和盟友古巴更加亲密,让委内瑞拉在即将于今年10月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,得到古巴的选票。

或为当总统铺路

当然,依旧还有人会第一时间想到,这是查韦斯曾经希望玛丽亚·加芙列拉做的事——迈向总统之路。这试探性的一步,可以为玛丽亚·加芙列拉造势,使其能在2019年马杜罗卸任后接任总统一职。或许,玛丽亚·加芙列拉的国际亮相“派对”在联合国举办,也

是合适的。那里是查韦斯早年间政治舞台。在2006年9月,查韦斯出席联合国大会。在大会发言中,查韦斯8次以“魔鬼”来指责美国总统小布什,并高呼“美国佬,滚回去”。如今,这个国家已经失去这位政治强人一年多了。2013年,委内瑞拉年通货膨胀率近60%,食

品价格涨幅达70%。为遏制这一局面,2014年初,马杜罗政府为防止民众抢购商品,采取限制每人每周购买次数和登记身份证的方法,以限制人均购物数量。因此,对于“查韦斯女儿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”这类略显八卦的话题,委内瑞拉人还是关心一下今晚吃什么,可能更实际点。

福乐尔·佩尔兰： 从韩国弃婴到法国部长

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

佩尔兰1973年出生于韩国首尔,现年41岁的她已经是第三次在法国社会党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,被法国世界报誉为“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”。她是典型的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在校时成绩优异,年仅21岁就从法国著名精英大学——高等经济商业学院毕业,后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学习。后两所大学堪称“法国政治家的摇篮”,拥有这样的学历背景,佩尔兰毕业后从政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2002年,佩尔兰在大选时加入法国社会党,从此正式步入政坛。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,她作为奥德朗竞选团队成员,负责数字经济事务,为奥德朗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因此内阁成立后,佩尔兰担任国务秘书也在意料之中,主要负责中小企业、创新及数字化经济。

即使在时尚方面,佩尔兰也时刻不忘自己当时主管中小企业和创新的本行。优雅、苗条、有女人味儿,同时还兼具法国政客的魅力——佩尔兰黑发朱唇搭配优雅套装和彩裙的形象,俨然已经成为她的标志。她注重细节,一度因一条膝盖以上的短裙成为爱丽舍宫的话题,更曾身着法国

8月26日,根据总理瓦尔斯的提议,法国总统奥朗德任命新一届内阁成员,新内阁由16名部长和17名国务秘书组成。16名部长中,男女部长各占一半。其中,新任文化部部长福乐尔·佩尔兰因一张亚洲面孔而格外引人注目,她也是首位进入法国内阁的亚裔人。



设计师亚历山大·福提设计的礼服登上法国版ELLE杂志封面。在杂志的专访中她还提到:“在商务旅行中,我经常变换服装,我希望帮助小企业和新的设计师。”

因为公事才回韩国

2014年4月,佩尔兰出任法国对外贸易与旅游业国务秘书,如今又成为法国首位亚裔内阁部长,佩尔兰明白,自己已成为亚洲群体的象征。虽然她一开始感到有些尴尬,但随后补充道:“亚裔群体感到他们在政府中有了自己的地位,对此十分高兴,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件好事。”

佩尔兰生于韩国,原名金钟淑,但出生三四天后就被遗弃在首尔街头,不得不送往孤儿院。6个月大时,一个法国家庭收养了她,并给她起了一个动听的法国名字:Fleur(法语意为:花)。养父乔·佩尔兰是一名核科学家,这样的家庭为她的成长营造了和谐温馨的环境。

虽然从小在西方教育中长大,但佩尔兰骨子里早已打上了法国人的烙印。她从没想到回到韩国,也没有考虑过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。在接受一次韩国媒体采访时,她说:“虽然我的外貌是东方人,但我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。”直到2013年3月23日,佩尔兰才第一次到访韩国,主要目的也是促进法韩两国之间的海外投资与数字技术发展,并不是寻根认亲。

“我来到韩国的时候,人们像欢迎摇滚明星一样欢迎我,这种感觉怪极了。”佩尔兰在谈到她的第一次访韩经历时睁大了眼睛。在韩国的五天中,她走访了三星电子和韩国现代集团,体验了韩国先进的电子网络服务,充分履行了自己身为创新和数字化经济部长的职责。

“带刺的玫瑰”

法国是欧洲收养韩国孤儿最多的国家,但佩尔兰却是唯一一位能在法国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的韩裔。她性格坚强,法国媒体将其誉为“带刺的玫瑰”。这位女内阁部长的成功正是源于她能咬紧牙关努力奋斗,“尽管我有细长的眼睛,长着典型的东方人面孔,但我的能力不比谁差。”

然而,并不是所有被国外家庭收养的韩国孤儿都可以有佩尔兰这样的成就。实际上他们反而因为自己的身份更容易遭遇失败。苏珊·布林克是一名韩国孤儿,被瑞典家庭收养,在根据她的真实生活改编的电影《苏珊·布林克的阿里郎》中,她的弟弟对她并不友好:“我不想和这个人住在一起!”还有一些被欧洲家庭收养的韩国孤儿无法适应新的国家,有的甚至自杀,放弃了自己的生命。因此,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,曾经的韩国弃婴远离故乡,即使他们做不到像佩尔兰一样成功,只要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,也就足够了。